



## 大会

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次全体会议

2005年1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临时主席： 当格-雷瓦卡先生 . . . . . (加蓬)

上午10时15分开会

## 临时议程项目1

## 加蓬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宣布会议开幕

临时主席 (以法语发言)：我宣布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大会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开幕。

## 临时议程项目2

## 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临时主席 (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代表们起立，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大会成员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A/S-28/2)

临时主席 (以法语发言)：按照惯例，我谨提请大会注意涉及《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的文件A/S-28/2。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适当注意到该文件所载的情况？

就这样决定。

## 临时议程项目3

## 出席大会特别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

临时主席 (以法语发言)：还是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并按照先例，谨提议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全权证书委员会由大会第五十九届常会全权证书委员会的相同成员组成。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全权证书委员会就这样组成。

就这样决定。

临时主席 (以法语发言)：我现在想谈一下出席大会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代表的全权证书问题。

正如大会所知，本届特别会议可能将于今天下午完成其工作。鉴于特别会议的会期短，并征得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的同意，特别会议最好按例外情况作出决定，即本届特别会议接受第五十九届会议核准的全权证书。这将不会损及会员国另行递交全权证书的权利，也不会为今后的届会确立先例。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本届特别会议接受第五十九届会议核准的全权证书，作为一个例外，而且不会确立先例？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就这样决定。

#### 临时议程项目 4

##### 选举主席

**临时主席**（以法语发言）：已经提议，以鼓掌方式选举第五十九届常会主席、加蓬共和国的让·平先生阁下为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主席。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以鼓掌方式选举大会主席让·平先生为大会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主席？

就这样决定。

**临时主席**（以法语发言）：我向让·平先生阁下表示由衷的祝贺，并请他就任主席。

我请礼宾处处长陪同主席走上讲台。

让·平先生主持会议。

##### 大会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主席让·平先生的发言

**主席**（以法语发言）：六十年前，在造成一亿多受害者的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界在惊恐中获悉纳粹集中营的恐怖。

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纪念这些罪恶的死亡营被盟军解放六十周年。数百万人——犹太人和其他无辜受害者——由于族裔、宗教信仰、思想或政治倾向而遭到卑鄙地屠杀。

因此，大会欢迎在今天，即 2005 年 1 月 24 日举行一次具有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的特别会议。之所以说它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这是大会第一次举行特别会议来纪念一次事件。之所以说它具有象征意义是因为通过这次会议，国际社会终于能够一道除掉这场耗劫的悲剧幽灵，并且还表示它坚定谴责在任何地方出现的暴政和野蛮行为，决意使它们永远无法得逞。

我赞扬会员国采取主动，要求召开这次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

我要庄重地向大浩劫的幸存者表示敬意，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利·威塞尔，我也要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中勇敢的退伍军人表示敬意，其中包括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先生。他们今天来到这个汇聚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大会堂里，使我们深感荣幸。

他们是人类历史中那一黑暗时期的宝贵见证者。可悲的是，我们并没有一直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1945 年以来在五个大陆发生的所有灭绝种族、危害人类罪和其他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士是联合国创立之本的活象征。联合国是在恐怖与暴政的废墟上创建的，目的是要使后世免遭战祸。因此，他们前来出席会议从许多方面来讲，都使我们很荣幸。

本届会议举行的时机恰到好处。它正值联合国开展深入改革，以使我们能更好地作好准备，应付当今世界集体安全所面临的多种挑战与威胁。因此，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无条件地采取行动，针对人类史上最可怕的罪行之一，保持人们所称的“记忆责任”。

然而，这个记忆责任固然是抵御遗忘诱惑所必不可少的屏障，但它也必须引导我们走向未来。本届特别会议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再次响亮而明确地说“再也不能发生！”，并且重申我们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良知再也不能够容忍因存在差异而任意夺走无辜者生命的专横做法。我们生活在一个因各自差异而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里，不可剥夺的生命权是构成人类基础的普遍价值之一，因此记忆责任还必须与团结责任相结合。

在这方面，我赞成布赖恩·厄克特先生所说的有力而明白的话：我们并不是独自受苦，而是始终与那些因我们的苦难而受苦的人一同受苦。愿我们在各自特性的合理追求中，始终从我们共同的人性中汲取养分。

我请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发言。

### 秘书长的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们选择在今天举行本届会议是为了纪念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但是，如各成员所知，当时还有许多其他集中营，它们在 1945 年冬季和春季，被盟军一个一个地拿下。

世界只是逐步地了解到这些集中营中所发生的全部罪恶。在联合国成立时候，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们对当时所发现的罪恶行径仍记忆犹新。联合国绝不能忘记，它是为对付纳粹主义邪恶而创建的，也不能忘记那场大屠杀的恐怖帮助塑造了联合国的使命。这一反应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明确载述。

这些集中营并不仅仅是“集中营”。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建造集中营的人所使用的委婉说法。它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将一群人集中在某个地方，以便看住他们。它们的目的是要灭绝一整个民族。

此外还有其他族裔的受害者。罗姆人，或者说吉普赛人，与犹太人一样，也遭受到完全无视人性的待遇。生活在欧洲的一百万罗姆人有将近四分之一被杀害。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苏联战俘以及精神或身体上有残疾的人也同样遭到冷血屠杀。像 Jehovah 证人和同性恋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和许多作家以及艺术家那样截然不同的群体遭到极为残酷的待遇。

我们应该向所有这些人表示敬意，我们可以通过作出特别的努力，现在和将来保护受到同样威胁或易受伤害的所有社区来表示敬意。

但是，犹太人民的悲剧是独一无二的。三分之二所有欧洲犹太人，包括 150 万儿童被杀害。为欧洲和世界文化和知识财富作出远远超过其人数的贡献的整个文明被根除、破坏及荒芜。

我们稍后将有幸聆听一位幸存者、我亲爱的朋友埃利·韦塞尔的发言。正如埃利所写道的，“并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是犹太人，但是所有犹太人都受害

者”。因此，今天第一个发言的国家将是以色列国，这是恰当的。象联合国本身一样，以色列国是从大屠杀废墟上崛起的。

大屠杀是漫长的、可耻的反犹太主义迫害、集体迫害、制度化歧视以及其他有辱人格行为的历史的高潮。散布仇恨的人过去并非总是、也许今后不会是少数极端分子。

在一个位于欧洲心脏的有文化修养和十分先进的民族国家（其艺术家和思想家为世界作出了如此大的贡献），怎么可能发生这种恶行？人们确实一直说：“恶行要获胜，唯一需要的就是好人无所事事”。

一些好男好女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像德国人格特路德·卢克纳和奥斯卡·辛德勒；外国人 Meip Geis、Chiune Sugihara、塞拉赫丁·于尔屈曼和拉乌尔·瓦伦贝格。但是不够。远远不够。

决不允许这种恶行再次发生。我们必须留心注意反犹太主义复活，并且时刻准备采取行动反对今天正在发生的新形式反犹太主义。我们不仅对犹太人民、而且对遭受过、或者可能遭受类似命运威胁的人负有义务。我们必须警惕基于仇恨和排斥的一切意识形态，不管它们可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出现。

在像今天这样的场合，说一些豪言壮语是容易的。我们说得对，“永远不再发生”。但是，采取行动更加难。自大屠杀发生以来，世界羞愧地不止一次未能预防或制止种族灭绝，例如在柬埔寨，在卢旺达以及在前南斯拉夫。

即便今天，我们在全世界看到许多骇人听闻的非人道行为的例子。决定什么事情需要优先处理，或者什么样的行动将有效地保护受害者并且使他们有一个安全的未来，不是轻而易举的。说“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这样的话是容易的。确切地说何时、如何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更加困难。但是，我们决不能做的事情是否正在发生的一切，或者是漠不关心。当纳粹死亡工厂正在做其可怕的工作时，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

可怕的事情今天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发生。明天，我将收到我根据安全理事会的要求设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确定种族灭绝行动是否在达尔富尔发生。并且同样重要的是，该报告将查明无疑已经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安全理事会一收到该报告就必须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以确保将罪犯绳之以法。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责任。

今天是向大屠杀受害者表示敬意的日子。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能对他们作出任何补偿。

今天是向我们的缔造者——盟国——表示敬意的日子。盟国军队为了打败纳粹主义而战和作出牺牲。今天在座的解放集中营的退伍军人，包括我亲爱的朋友和同事布赖恩·厄克特代表了这些军队。

今天是向那些为了拯救同胞的生命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并且有时作出牺牲的人们表示敬意的日子。他们的榜样体现了我们的人性，并且必须激励我们的行为。

今天是向幸存者表示敬意的日子。他们英勇地挫败了压迫者的计划，为世界和犹太人民带来了希望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人数逐渐减少。我们后一代有责任高举缅怀火炬，并且在其照耀下生活。

最重要的是，今天不仅是缅怀被世界抛弃的过去恐怖行为的受害者，而且还缅怀当前和未来恐怖行径的可能受害者的日子。这是一个看着他们的眼睛说：“至少我们决不能让你们失望”的日子。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 临时议程项目 5

### 会议安排

**主席（以法语发言）：**为了加快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的工作，并且按照先例，建议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副主席应该同样为大会第五十九届常会副主席。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法语发言）：**同样，建议第五十九届常会总务委员会主席将在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上担任同样职务。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总务委员会由此正式组成。

我要提醒各位代表注意有关罗马教廷以观察国身份和巴勒斯坦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工作的事项。罗马教廷观察员将根据2004年7月1日大会第58/314号决议参加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的工作，而无须在其发言之前事先解释。

按照1974年11月22日的第3237(XXIX)号决议、1988年12月15日的第43/177号决议以及1998年7月7日的第52/250号决议，巴勒斯坦观察员将参加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的工作，不再需要于发言前预先解释。

我现在就特别会议上另外两个发言者的问题与各位成员协商。

有人提议，大会在辩论之前聆听一位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以及解放集中营的盟军的一位退伍军人的发言。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是否可认为大会愿在辩论之前聆听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伊列·维塞尔先生的发言，以及盟军的一位前军人兼前任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先生的发言？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寻求各位代表在发言长度上给与与合作。鉴于特别会议会期很短，为了确保名单上的所有发言者都能够发言，各位代表最好在辩论时发言尽量简短——最好不超过十分钟。



## 临时议程项目 6

### 通过议程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的临时议程载于文件 A/S-28/1。为了加快工作，大会可能希望直接在全体会议上审议临时议程，而不把它交给总务委员会。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同意这一程序？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是否可认为大会愿意通过文件 A/S-28/1 中的临时议程？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法语发言）：**按照刚才所作的决定，我请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列·维塞尔先生阁下发言。

**维塞尔先生（以英语发言）：**今天上午站在你们面前的人受宠若惊。他是一位教师兼作家，作为一个在欧洲基督教和文明的中心所犯下的罪行的见证人演讲和写作，这一残忍空前的罪行是由一个野蛮的、独裁的政权在政府各级参与下所犯。诚然，本次会议是非同一般的。我想你们知道，对那些年的我们很多人意识到全世界都在聆听，这会意味着什么。当时，在那里的人们感受到不仅仅是敌人、而且是我们认为全世界的沉默和无动于衷所带来的折磨、杀戮。60 年后的今天，世界至少在试着聆听和记忆。

这位证人在谈到那个黑暗的时代时，遇到了各种困难。他的话变成了障碍，而不是载体。他不是在用文字写作，而是反对文字——因为没有任何文字能够描述受害者在死亡成为模式、生命成为奇迹时的感受。朋友们，无论你们知道与否，他的记忆仍然是你们的记忆的一部分。

我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之子发言，即唯一一个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古老民族——犹太人，他们在其大部分历史中忍受放逐和压迫，然而从没有放弃赎罪获

救的希望。他在少年时，看到了任何人都不应当看到的情况——那些与其不同者的政治狂热和意识形态仇恨的猖獗。他看到大批个人受到侮辱、孤立、折磨、酷刑和杀戮。他们主要是犹太人，还有其他人。而那些犯下这种罪行者不是粗俗的下流之辈，而是在德国的政府中、学术、工业和医学界担任高职的人。我们必须指出，这个国家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但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在那些黑暗的年代中，是什么驱使这么多优秀的和敬业的公仆制造出这种恐怖？奥斯威辛尽管是人类史册上所记录的最大悲剧，然而其规模和程度、人数之众以及如此严重的侮辱和痛苦的影响，仍然无法言述和理解。

我要用一点时间谈到那些岁月：婴儿被党卫军当作练习的靶子；少年被判处永远不能长大；父母目睹自己的孩子被扔进炉坑；巨大的孤独包围着整个一个民族；无边的绝望甚至在 60 年之后仍然缠绕于我们的白天和梦境。

我们所目睹到的被词不达意地称作大屠杀的事件始于何时？1938 年在 Kristallnacht 期间？或许是 1939 年，当一艘载有 1 000 多名德国犹太男女和儿童难民的德国船只“圣路易斯”号被美国海岸挡回之时？是不是在华沙和罗兹建成第一批犹太人区时？或者是在俄国占领的领土上或在 Babi Yar 第一次发生屠杀时？

我们仍然要问：奥斯威辛是什么？是全世界及其造物主的疯狂试验？是一种结束还是开始？是数世纪之久的偏见和仇恨所造成的世界末日般的后果？还是人性中妖魔的力量的最后突然爆发？一种可与上帝相比的创造？一个有自己的反律法主义的联合国的世界？一个由不同国籍、传统、文化、社会经济地位、讲多种语言、坚持各种信仰和记忆的人组成的世界？他们是成年人或年轻人，但在那个世界里，没有儿童，没有祖父母。他们都已消失。

正如各位成员听到我的朋友科菲·安南引述我说的话，并不是所有受害人都都是犹太人，但所有犹太人都都是受害人。有记载历史以来第一次作为犹太人是一

项罪行。他们的出生成了他们的死刑。更正：犹太儿童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必死无疑。敌人想要达到目的是结束犹太人历史。他想要得到的是一个彻底根除犹太人的新世界。因此，奥斯威辛、波纳尔、特雷布林卡、贝尔热茨、海乌姆诺和索比布尔是制造死亡，只是制造死亡的黑暗工厂。建立它们就是为了制造死亡，是为了最终解决。杀人者到那里是为了杀人，受害者到那里是去死亡。

对，有 150 万儿童。敌人屠杀这些儿童实际上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是清楚的。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当中可能会有一人发明治疗癌症或其他疾病的方法。可能会有人写出激励人心、给人力量和颇具影响力的光辉诗篇，激励世界各民族放弃，真正的放弃有组织暴力和战争。

奥斯威辛是什么？它是刽子手绝对邪恶与憎恶天国的理想，它是王子和乞丐、哲学家和神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被送往的地方，它是失去一片面包等于失去生命的地方和一个朋友的微笑等于充满希望的一天的地方。当时，目击者试图理解——他至今无法理解——如此狡诈的邪恶，如此肆无忌惮和毫无道理的残酷怎么能够可能存在。造物主是不是发疯了？上帝当时是不是盖住了他的脸面；无论有还是没有上帝，宗教人士无法想象奥斯威辛的建立。

但这些人又如何呢？有理智受教育的人们或遵守法纪的公民们，普通百姓们如何能够每天用机枪向数百儿童扫射，向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扫射，而到夜晚却能照样享受席勒和巴赫的作品？

无论是将其称之为转折点也好分水岭也罢，给历史带来创伤的非常巨大灾难永远地改变了人类如何看待相互之间的责任。可悲和可怕的事实是，如果西方国家在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时进行了干预，如果美国接纳更多来自欧洲的难民，如果英国允许更多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即现在的以色列这一祖先居住的土地，如果盟军在匈牙利犹太人在集中营以每天 1 万人被杀害时能够轰炸通往比克瑙的铁

路干线，我们的悲剧或许能够避免，其规模肯定大幅减少。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可耻的冷漠态度，同样我们必须记住感谢一些勇敢的人们，如像拉尔·华伦堡、法国尚博尔的人民以及其他人民，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去拯救犹太人。我们将永远记住解放欧洲的军队，记住他们所作出的牺牲，记住解放死亡营的士兵们，即在布痕瓦尔德的美国人、在奥斯维辛的俄罗斯人和在贝尔森的英国和加拿大人。但对于许多受害者来说，他们来得太迟了。这点我们也应记住。当美国第三军团解放布痕瓦尔德时，我们的心中没有欢乐，只有痛苦。我们没有唱歌。我们没有庆祝。我们只有足够的精力背诵为死亡祈祷的词句。

今天，我的朋友们，60 年后我们或许可以发问：“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尽管如此，我还是谦卑而尊敬的敦促在这里代表整个国际社会的外交官们聆听见证人的证词。如同圣经中的耶利米和约伯一样，我们本可以大声疾呼和谩骂非正义和暴力统治的天日。我们本可以选择报复。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本可以选择仇恨。我们没有这样做。仇恨很低下，报复很肮脏。它们是疾病。它们的历史充满了死亡。像我这样的犹太证人谈到我们民族的痛苦是作为警告。犹太证人是敲响警钟，预防这些悲剧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确，我确信，如果世界听了我们想要呼吁的人们的话——但没有人听——我们可能会预防达尔富尔、柬埔寨、波斯尼亚和自然还有卢旺达的悲剧发生。

我们知道，对于死亡的人来说，一切都已太迟了。对他们来说，他们被上帝所遗弃，被人类所背叛，胜利的确来得迟了些。但对于今天的儿童来说并不迟，我们的儿童和你们儿童。正是为了他们，我们作证。为了他们我们有义务谴责反犹太主义情绪及其所带来的恐惧和丑恶，谴责种族主义及其愚蠢，谴责宗教和族裔愤恨及其危险。那些今天主张此做法并信仰死亡邪教的人们，那些利用新世纪灾祸自杀恐怖主义的人们必须被审判和惩罚他们的危害人类罪行。痛苦没

有带来特权。重要的是如何对待痛苦。的确，过去又出现在当今，但未来依然掌握在我们手中，以及你们手中。

那些逃脱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还者主张希望，而非绝望；表现出大度，而非愤恨；要的是感激，而非暴力。我们必须相互接触。我们必须拒绝接受冷漠为一种选择。冷漠总是帮助侵略者，而非其受害人。如果民众记忆不是崇高的，而且也不是针对冷漠的必要回应，那么还有什么价值呢；

因此，今天，我们当中许多人感谢联合国，因为我们将此视为历史性的一天。我们感谢各位代表的聆听，感谢他们到会，感谢他们采取行动。但作为一个教师，我总是相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世界能否接受教训？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先前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盟军老兵、前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先生阁下发言。

**厄克特先生（以英语发言）：**值此纪念纳粹集中营最恶劣者奥茨维辛集中营获得解放之际，我们在联合国大会这里回顾仅 60 年前在欧洲犯下的长达十几年不可思议的罪行，伊利·威塞尔刚才再现了这一罪行，惟有他能再现这一罪行。

我是 1945 年 4 月抵达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第一批盟军士兵之一。贝尔森集中营是战争后期建立的，该集中营除接受其他受害者外，还接受包括奥茨维辛在内可能已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东部地区各集中营的幸存者。

我使用了不可思议一词，因为我在贝尔森看到的景象确实不可思议。我们许多人很久以来都曾对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和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感到震惊。实际上，我本人从 1993 年后就清楚地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母亲及其姐妹在英格兰西部地区开办的学校接纳了许多逃离德国和后来逃离奥地利的犹太女童。当然，我战前在牛津时也认识一些犹太难民。

然而，人们在目睹这一可怕现实前，无法想象这个庞大的灭绝种族系统，而贝尔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个系统的目的是缓慢谋杀几百万无辜者，在故意制造的令人厌恶和有侮辱人格的条件下，故意侮辱几百万人类生灵——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种变态和疯狂的意识形态名义下进行的。

在贝尔森，死人和濒临死亡者比比皆是。霍乱、斑疹伤寒、天花、麻疹和痢疾肆意泛滥，更不用说普遍饥荒了。儿童游乐场——如果各位可以如此称呼的话——的两堵墙是由整齐堆放的尸首构成的。这是预防灭绝种族的问题之一：对老百姓来说，在情况实际发生和他们亲眼看到这种景象以前，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当然，到那时已为时晚已而无法预防。

即使在六年世界大战的日常惨状结束后，纳粹集中营仍震撼了全世界。它们告诉世界：和平——这个盼望已久的目标——是不够的。它们告诉世界：即使在欧洲，一国政府或一个统治集团仍有可能在偏见或意识形态的迷惑下，屠杀几百万无辜人民。它们告诉世界：人类的彼此暴虐行为有时会无法预测地迅速膨胀，因此必须制定普遍认可的人权标准。

令人惊讶的是，这项标准在埃利诺·罗斯福领导下迅速得到制定，并于 1948 年在大会这里获得通过，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然而，经过近 60 年后，我们仍没有制定在世界各地保护和实施人权的可靠办法。正如秘书长提醒我们的那样，世界和联合国自 1948 年以来至少三次未能防止重大灭绝种族事件，而且此时此刻，灭绝种族情况仍可能在达尔富尔发生。

最近，秘书长和其他人提出了旨在防止此类严重侵犯人权情况的更严厉提议。本次纪念奥茨维辛解放有助于提醒各国政府和所有有关人士，这项目标何等至关重要。本次纪念活动有助于人们顾及：人类如果为仇恨或恐惧或某种变态意识形态所驱动，就会背弃一切理性信仰，而仍有可能彼此伤害。

悼念纳粹集中营的几百万无辜受害者和自那时以来的许多其他受害者，就是一种行动呼唤——就是往生者发出的“决不能重演”的恳求。

## 议程项目 7

### 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以以色列代表、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尔万·沙洛姆先生阁下发言。

**沙洛姆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六十年前，盟军士兵来到了奥茨维辛集中营大门前。他们毫无准备，根本没想到会在那里和他们解放的其他集中营中看到这样的景象：尸体的恶臭、堆积如山的衣服、牙齿和童鞋。但据解放者所述，比味道甚至比堆积如山的尸体更甚的是，人们讲述了面对这些幸存者的恐怖故事。

美国解放者阿尔诺·赫布斯特的描述在许多记载中甚为典型：

“我穿过兵营……听到了声音，我回头看到一个活骷髅对我说话。他说，‘嗨！感谢上帝，你们可来了！’这是一种可笑的感觉。你曾否对着一个骷髅说话，而他也反过来也对你说话？这是说当时做的事情。后来，我看到德国人留下许多这样的活骷髅。”

几千年前，先知以西结曾经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先知在他最著名的《圣经》段落中，描述了他怎样来到一个尸骨遍地的山谷。以西结说，这些骨头是以色列的房子。尸骨已干枯，其希望也荡然无存。面对这种景象，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尸骨是否会复活？这些尸骨是否会复活？以西结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时集中营的每位解放者扪心自问的问题：这种恐怖景象能否唤起任何希望或人性？这些尸骨是否会复活？

今天同我一起在座的有幸存者和解放者，他们拯救了奄奄一息的人。他们中有：多夫·希兰斯基，他

曾在犹太人区作战，后来成为以色列议会的议长；尤希·帕莱德，在从纳粹分子的恐怖之下撤出之后，他最终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少将，保护他的人民免受另一场灾难的恐怖；戴维·格林斯坦，他在劳动营生存下来之后现在主持一个对纳粹统治下的强迫劳工进行补偿的组织；以及象吉拉·阿拉玛戈尔这样的妇女，她今天是以色列舞台和荧幕上的第一女明星，她把自己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女儿的经历改变为艺术，感动了成百万的人。

当我们看到幸存者设法创造和建造的东西，并对人类作出的贡献——家庭、职业生涯、文学、音乐甚至国家——我们只能对他们的力量和勇气感到钦佩。与此同时，当我们看到幸存者对人类的贡献之后，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数百万罹难者本来可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迄今为止我们对他们的死去感到悲伤。我们人民在心灵深处感觉到他们的离去。每个家庭都知道其中的痛楚，包括我自己的家庭：我太太的祖父母以及他们八个孩子中的七个被带走并杀害。

以色列和犹太人以及全人类都欠死亡营解放者一份情。面对无法描述的罪恶，今天在座的来自许多国家的这些解放者表现了人类从善的能力。面对有人对其他人的痛苦普遍无动于衷，他们表现了同情心；在胆怯者面前，他们表现了勇气和决心。

我们也赞赏“正义民族”的勇气和人性，他们拒绝袖手旁观——象拉乌尔·沃伦贝格这样的人，他们挽救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生命，他的姪女南纳今天在座。这些英雄们帮助我们奄奄一息的人重新活下来。

奄奄一息的人重新活下来的，不仅生活在幸存者的身上，而且也在大屠杀灰烬中成立的两个实体中：联合国和现代以色列国。

大屠杀悲剧是促使以色列人在其古老土地上重建家园的主要动力。正如以色列在其《独立宣言》中宣布：

“……大屠杀在欧洲夺去了数百万犹太人的生命，再次证明迫切需要重建犹太国家，这将



解决犹太人无家可归的问题，向所有犹太人打开大门，把犹太人民提升到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

确实，自从建国以来，以色列为世界任何地方遭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安全港。与此同时，它在民主价值和所有公民的自由的基础上建设社会，犹太生活和文化、文学、宗教和学术——纳粹分子设法摧毁的所有东西——能够在这个社会中茁壮成长。这么多幸存者的到来并且在建设以色列国时发挥作用的事实本身出色地实现了以西结的预言。正如先知说：

“上主这样说：看吧，我的子民，我要把你们带出坟墓。我要把我的气息吹进你们里面，让你们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在以色列土地上。”

如果说以色列代表着为寻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作出积极反应的一个英勇的企图，联合国代表着另一个这样的企图。《联合国宪章》一开始的条款证明了创始者们对这个新的世界组织必须成为世界对罪恶作出的答复的理解——即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并“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之信念”。

今天我们聚集在本大会堂——这里经常诬蔑以色列——参加这次历史性的特别会议，我们纪念受害者，我们向幸存者表示敬意，并且我们向解放者致敬。我们今天为了那些仍然记住的人、那些已经忘记和那些不知道的人，聚集在此。但我们聚集一堂也是为了记住，《联合国宪章》同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一样，是用大屠杀受害者的鲜血写成的。并且我们今天聚集在此重新对建立本组织的崇高原则作出承诺。

今天比以往更加需要作出这样的承诺。过去十年中，否认大屠杀事实的企图的增加使人不寒而栗。尽管使人无法相信，有些人想要在历史中抹掉 600 万人被谋杀的事实。有系统地摧毁一个民族；抓走维也纳、法兰克福和韦尔纳，甚至突尼斯和利比亚的骄傲的犹太公民；焚毁他们的圣书；夺去他们的尊严、头发和

牙齿；把他们变为数字、肥皂、特雷布林卡和达豪的骨灰，还有什么比这样做更糟？

答案是，有，有些事更糟：在做了这一切之后进行抵赖；在做了这一切之后剥夺受害者——他们的孩子和孙辈——感到悲哀的合法性。否认大屠杀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亵渎和对幸存者的侮辱；而且也否认了世界吸取的教训——这些教训在今天同 60 年前一样残酷。出于三个紧迫原因，这些教训今天是残酷的。

第一个原因是，反犹太主义的瘟疫今天再次抬头。谁会想象，在奥斯维辛和卑尔根—贝尔森的不超过 60 年之后，犹太人和以色列竟会成为反犹太主义袭击的对象，甚至在目睹纳粹暴行的国家里？然而，这恰恰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大屠杀告诉我们，犹太人也许是反犹太主义毁灭性仇恨的最初的受害者，他们很少是最后的受害者。

大屠杀的教训今天仍然是残酷的，其第二个理由是：今天，我们再次目睹针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同样的非人化和非法化进程，为消灭他们铺路。让我们不要忘记：残酷消灭一个民族不是从枪支和坦克开始的，而是从文字开始，有系统地把犹太人——其他人——说成不具有合法性和不具有人性。当我们发现当代报纸和教科书在描写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时借用纳粹报纸《冲锋者》的讽刺画和主题时，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事实。

最后，这些教训之所以今天是残酷的，是因为我们再次目睹对人类神圣生命的基本原则的暴力攻击。也许《圣经》给人类的最伟大的想法就是一个简单的真理，即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是以神的形象创造的，因此具有无限的价值。对纳粹分子来说，人的价值是有限的，甚至是可怜的。他能做多少工？她有多少头发？有多少金牙齿？

对纳粹而言，摧毁一个人的生命、甚至摧毁 100 个人、1 000 个人、600 万人的生命都无关紧要。这只是实现罪恶目标的一个手段。今天，我们再次面临这种罪恶势力，对这种势力而言，人的生命——无论

是他们攻击的平民还是他们用作武器的本族青年——都是没有价值的，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我们的圣贤教导我们，“摧毁一个生命就等于是摧毁整个世界”。任何人的生命都与世界同等的重要。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可以为蓄意摧残无辜生命的理由或借口。

对 600 万犹太人而言，以色列国来得太迟。对他们而言，对无数其他人而言，联合国也来得太迟。但是，我们重新确认对联合国宗旨的承诺为时不晚。建设一个充分体现这些价值观的国际社会为时不晚；这样一个国际社会将毫不妥协地打击不容忍各种信仰和族裔人民的现象，将反对在道义上同流合污，将敢于谴责邪恶。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如果当时联合国已经建立，是否可以防止大屠杀发生。但是，今天举行的这次特别会议证明，联合国以及每个会员国都必须再次下定决心，保证永远不会再发生大屠杀。

在这方面，我谨赞赏秘书长发出道义的声音，发挥领导作用，促成这次特别会议，并且赞赏在座的各位外交部长。幸存者人数继续减少，这个可怕事件即将由记忆转变为历史。让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人承诺，永远不要忘记受害者，永远不要抛弃幸存者，永远不要让这种事件重演。

我以犹太人主权国家以色列外交部长名义，以受害者、幸存者以及所有犹太人的名义，在你们面前发誓，绝不允许这种事件重演。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面请波兰总统特别代表布罗尼亚拉夫·格雷梅克议员先生阁下发言。

**格雷梅克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以波兰代表名义参加会议，在纳粹占领期间，波兰是大屠杀发生地，是历史上最可怕罪行的发生地。谈论大屠杀是困难的，很难用语言形容我们的想法和感受。

我们辩论的主题涉及到一种攻击行动——这种行动造成了有效和极为显著的立即和长远后果，这是

对任何民主文明道德守则的攻击，尤其是对“不杀生”训诫的攻击。纳粹集中营系统以及杀害有关社会和族裔群体的各中心在欧洲至少造成 1 000 万人丧生。为了保护人类，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在德国及其盟国占领的欧洲各地、在德国本土以及在被吞并的奥地利，存在着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纳粹集中营。然而，纳粹集中营对被占领国家、尤其是对波兰造成的影响最为显著。正因为如此，我国特别重视这个事项。

波兰有约 300 万犹太裔公民丧生，占波兰犹太裔公民的 90%，此外，波兰相当一部分精神和政治精英死于纳粹集中营。希特勒德国在被占领的波兰建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是它的最大集中营，是灭绝欧洲犹太人和罗姆人的最大中心，也是杀害和凌虐其他人的地方。奥斯威辛集中营已经成为纳粹罪行的象征。

虽然奥斯威辛集中营成为大屠杀和灭绝种族罪行的象征，但在波兰境内，还存在着其他死亡营——包括贝乌热茨、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和海乌姆诺等死亡营。必须了解，虽然这些集中营设在波兰境内，但是，与历史著述和媒体的某些说法恰恰相反，这并不是波兰的集中营。波兰当时被纳粹德国占领，这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建立的。

请允许我谈谈我个人的想法，对我而言，奥斯威辛集中营是我家的坟墓；我父亲就死在那里。而且，“波兰集中营”一词有误导性，而且我敢说，这个词深深地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感情。

纳粹德国选择波兰为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地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第一，多数受害的犹太人——从婴儿到老人——生活在中欧和东欧。第二，刽子手希望在远离西欧的地方从事其犯罪活动，从而向世界隐瞒其罪行。这项罪行本被视为一项国家机密。

波兰认识到，在其境内有许多对全世界都非常重要的纪念地点，有第二个千年期里发生最严重罪行的地方，这是纪念被凌虐和被杀害者的地方，因此，波

兰具有特别责任。这是一项巨大和深远的道义责任，为了整个欧洲，为了整个世界，我们正在履行这项责任，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我们特别重视这项特别责任，其证明是，经波兰政府倡议，将在奥斯威辛前集中营所在地举行庄严仪式，纪念苏联军队解放该集中营 60 周年。

我国将不遗余力，保证永远保存德国占领者在波兰建立的各集中营和杀人中心遗址，让这些遗址向全世界开放，使它们成为在民主和容恕精神下进行历史反思和教育的场所。

牢记历史教训，并以宽容、尊重人权和警惕任何歧视表现的精神教育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可以通过教育方案，如计划在奥斯威辛兴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种族大屠杀教育中心开设的教育方案，以及通过和平与和解研究所，执行这项目标。和平与和解研究所将研究当代灭绝种族行径。

波兰还建立的行之有效的青年交流方案，这种方案们是促进积极对话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个人经历和人民之间的接触克服当代人中间存在的偏见。由奥斯威辛—伯克瑙集中营博物馆组织、犹太青年与波兰青年参加的每年一次生动感人的“生者大游行”，就是一个例子。

最后再提马伊达内克。在马伊达内克有一座大水泥墓，其中存放着遇难者骨灰，它是对遇难者的一座纪念碑。墓上一行字，到访者一目了然：“汝当以我等命运为戒”。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永远不能忘记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中被处死，被毒气房毒气毒死、或饥饿、苦役至死的人们。今天，当我们目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仇恨、苦难与屠杀时，我们应该以他们的命运为戒。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人权专员弗拉基米尔·卢金先生阁下发言。

**卢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今天大会开会纪念的事件，确实具有独特的历史性意义。六

十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最后阶段，苏联部队挺进并解放了一座最残暴的死亡集中营——奥斯威辛-伯克瑙集中营。在这座集中营中饱受折磨的包括犹太人和吉卜赛人——世界 17 个国家的公民。从那天起直至永久，奥斯威辛-伯克瑙、特雷布林卡、布痕瓦尔德、达蒙及毛特豪森地名已经永远铭刻在人类记忆中，成为惨无人道地消灭数百万绝对无辜者的最邪恶的象征。但愿我们永远不忘，但愿他们为我们警钟长鸣。我们低头哀悼在这些死亡集中营中被野蛮屠杀的遇难者，并以感激之情怀念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同纳粹主义、压迫、种族主义和侵略作斗争的人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与损失空前，它迫使所有文明人类搁置一切分歧和意见，团结一致反对纳粹奴役的严重危险。二战最后的胜利是各国共同的胜利，它大大推动了国际社会团结，其结果之一是创立联合国。

世界各国人民在付出可怕的代价，经历无穷痛苦、目睹百万人死亡之后，认识到必须建立一套集体安全体制，别无他择，这已经载入《联合国宪章》。今天，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企图践踏《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告的公民民主权利，将直接导致任意行使绝对意志，这距离我们今天深恶痛绝地回顾的罪恶仅一步之遥。我国曾经历共产党极权统治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悲剧，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危险。

忘记和彻底遗忘纳粹侵略与残暴的痛苦教训等于丧失理智。我们有责任悼念所有遇难者，防止再爆发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再次团结国际社会力量，克服新的挑战与威胁，庄重地认识和承认联合国的中心作用。

我们在回忆可怕的战争年代时，必须时刻牢记要坚决反对修改历史、背离现有、明确的历史和道德标准评判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把纳粹分子及其同党描写成英雄，这些人都是民主和社会法治的敌人。

最近，一些曾经遭受纳粹残暴践踏的欧洲国家发生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德国党卫军部队并肩作战者的集会。这种公开肯定前法西斯主义追随者的集会，用意事实上等于煽动重新检讨确定所有党卫军成员为战争犯的纽伦堡审判判决。对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所为作任何其他评判，将是对数百万纳粹主义受害者的侮辱。

毫无必须巩固国际社会抵制恢复纳粹主义和其他形式极端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名声并将其理想化的企图的努力。为此目的，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国家执行有关国际协定，尤其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2004 年 4 月 16 日通过的关于制止某些助长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的做法的决议。

保护世界知识历史财富和历史纪念碑免遭极端主义分子破坏，仍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目标。在这一问题上袖手旁观，或者对亵渎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和受害者纪念碑的行为无动于衷，正中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追随者下怀。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等现象，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决没有消失。这种现象在若干国家青年中广泛存在，尤为令人担忧。许多反犹行动，包括对犹太人坟地和教堂的亵渎，是由极端派青年包括光头党煽动的，这不是秘密。

最近在我国，由于公众舆论和人权捍卫者的压力，法庭对若干犯有此类行径的个人处以严厉徒刑。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推动反对极端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优越意识形态的斗争。

本届特别会议是纪念战胜法西斯主义伟大胜利六十周年一系列重大活动中最重要活动之一。众所周知，我国曾为此军事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

2004 年 11 月 22 日，在俄罗斯和独立国家联合体一些国家的倡议以及其他国家的赞同下，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 5 月 8 日和 9 日两天

为悼念与反思日。因此，每年都将在这两天举办纪念活动，以缅怀那次大战的所有死难者并向他们表示敬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历史意义是与联合国迄今 60 年来所履行的不可替代的使命，是分不开的。这个世界组织的成立首先是反希特勒联盟努力的结果，而如果这个联盟没有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联合国是不可能成立的。

今天的威胁和挑战以及之前历史的经验清楚表明，我们别无他择，只有普遍加强维持和平，强化联合国的反恐潜力，提高联合国活动的效力，使它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中心协调机制以及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各项原则建立一个国际法占据最高位置的新的更安全与更公正世界秩序的基础。俄罗斯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它愿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国家开展建设性合作。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俄罗斯认为，举行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以纪念这一历史性日子是为了缅怀纳粹噩梦的数百万死难者。在 60 年前解放和消灭的那种奥斯维辛集中营绝不能在全球任何角落重现。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先生阁下发言。

**沃尔福威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集举行了第二十八届特别会议。我还要感谢那些支持要求举行会议，纪念纳粹死亡集中营解放 60 周年的会员国。

我要感谢秘书长所作的感人发言，并感谢他对这项倡议的鼓励。我还要感谢布赖恩·厄克特爵士在战争期间所作的一切以及今天在这里所作的见证。我们尤其要感谢伊利·威塞尔，不仅因为他今天在这里说了鼓舞人心的话语，而且也因为他以亲身经历给予我们教诲。伊利·威塞尔告诫我们，在人的生命和尊严受到极度威胁的情况下，中立就是一种罪。他说，这样做是帮助刽子手，而不是受害者。



伊利·威塞尔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诉说那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事情，以使它们不被遗忘或重复发生。最重要的是，他以亲身经历作了见证，这就是：面对最可怕的压迫，总是存在着人类精神中善的一面终将取得胜利的希望。

这就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重要意义所在。我们今天汇聚在这个庄严的场合，是要反思极权主义的罪恶如何夺走了数百万人的宝贵生命。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今天出席会议的各成员国都申明它们不接受此种邪恶，并表示对一个更文明的未来充满希望，相信世界在面对此种邪恶的时候，“再也不会”熟视无睹。

如果说世界已汲取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面对灭绝种族的行径，和平的国家不能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我们打了一场战争——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场战争——之后，才制止了我们今天所回忆的那场恐怖。温斯顿·邱吉尔称那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战争”，因为他认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如果当时能够采取坚定一致的政策，本可以早就制止希特勒。但是，后来战争不得不打下去，以使世界免于陷入他恰当描述的“因扭曲的科学光环而变得更加险恶的新黑暗时代的深渊。”

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真理——战争，即使是一场正义而崇高的战争，对它所牵涉的每个人而言，都是可怕的。战争并非美国人所希望的，也不是我们会渐渐喜欢的。在我们整个历史过程中，我们一直是不情愿发动战争的，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作为一项责任而从事战争。

我们本国的内战就是当时世界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那场内战是为了制止一种严重的罪恶。在那场血腥战争即将结束时，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战争会很快会结束，但他说，如果有必要，战争会继续打下去，直到“用鞭子抽打出的每一滴血都用刀剑砍出的另一滴血来偿还。”

在安蒂特姆战役中，丧生的美国人数目是诺曼底海边死亡者的四倍。林肯总统对美国国会议员说，那些掌权的和承担责任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他说：“我们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微地丧失地球上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

美国人常常为使他人免遭奴役和暴政而战，以保护我们自己的自由。从法国到北非的墓地以及那里一排排的基督教十字架和大卫之盾，都证明了这一事实。

美国人一旦拿起枪，就意味着它已认定，到最终，这并非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自由中交织着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人们能够自由实现自己的梦想并发挥自己的才干，整个世界都会获益。

今天，我们怀念那些在杀人已被美化为国家体制中一个有效而有计划的行业的地方，因政见、族裔遗产或宗教信仰而死难的人们。我们只能设想，如果已丧生的那千百万人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梦想，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多么不同。

今天，我们还要向那些参与解放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许多盟国的所有士兵致敬，赞扬他们的勇敢和牺牲精神，以及他们对幸存者的照顾。

我们对美国士兵——那些 19、20 岁的所谓“年轻的老人”——的作用感到自豪。在安齐奥、诺曼底和巴斯托涅，他们在作战中曾历经恐怖。他们原以为，邪恶世界中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令他们吃惊，但在 1945 年春季，当他们目睹纳粹暴政造成的人间惨状时，他们震惊到了极点。

就在欧洲之战结束前一个星期，美国第七军到达了达豪。瓦尔特·费伦兹中校描述了第 42 步兵师到达该集中营大门附近时他所看到的情况。他说，当时看到了“一群在近乎痴狂欢呼的男男女女和儿童……他们的解放者到了！那声音是常人理解不了的”。“当我们看到幸福的泪水从他们的面颊流下时，我们的心在哭泣。”

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虽然感觉到胜利即将来临，但对于在奥尔多夫集中营看到的一切，他完全没有料到。他走过浅浅的坟墓里的数以千具尸体，看到了党卫军使用过的酷刑工具，他顿感震怒，决定采取行动。

他向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发了电报，电文现在就刻在华盛顿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入口处。艾森豪威尔当时写道：“我所看到的一切用言语是无法描述的……亲眼所见的、亲耳所闻的饥饿、残暴与野蛮惨象真是触目惊心。”他坚持要看看其中一间堆满因饥饿而死、赤裸而且骨瘦如柴的男子的尸体。“我特意进行了访问”，他说，“以便能够提供关于这些事情的 firsthand 证据，以免今后出现一种把这些指控归因于‘宣传’的倾向”。

艾森豪威尔希望其他人看到这种危害人类罪。因此，他敦促美国国会议员和记者去集中营。他指示拍摄一部电影来记录这个现实，并且广泛地放映给德国公民观看。他命令尽可能多美国军人参观集中营。美国士兵变成一位作家称之为的“人类可能发生的最惨无人道行径的不情愿的考古学家”。

解放达豪的一名士兵杰克·哈利特发现，很难区分活人和死人。当他走近看一堆尸体时，他注意到，在这对尸体最里层，他可以看到一双双正在眨动的眼睛。

丹·埃弗斯在达豪第 286 作战工兵营。“毒气室的门关着”，他回忆说，“但是焚尸炉仍敞开着。焚尸炉上方有一块告示牌，上面用德文写道：‘工作完洗手’”。

另一名士兵写信给他的父母亲，要他们保存他的信，因为“这封信是我对我个人想要记住但是却要忘记的一些事情的个人备忘录”。

第三机械化部队的帝摩西·布伦南上尉写信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你不能想象文明世界竟然存在此类事情’。

从奥地利毛特豪森，弗雷德·富兰德利中士写信给他的母亲：‘我希望你永远不忘记，或者让我们的

持怀疑态度的朋友们忘记，你的亲骨肉看到这一切。你的儿子亲眼看到这一切，并且因此老了 10 岁’。

除了震惊和恐惧，解放集中营的美国和俄国以及其他盟国士兵也看到了希望。明天，你们将有机会聆听一位美国士兵讲这样一个故事。明天，全非洲裔美国人第 3512 军需卡车连的约翰·威瑟斯中尉将讲述他和其他士兵是如何改变从达豪解救出来的两个男孩的生活的。

然而，尽管我们为我们的士兵在解放集中营中发挥的作用感到骄傲，但是我们知道，对大多数受害者来说，我们都抵达太晚了。

仅在上星期，一位伟大的波兰爱国者去世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犹太人简·诺瓦克冒着生命危险离开波兰，将纳粹大屠杀的消息传到西方。我有幸仅在三个月前在简·诺瓦克的公寓会见了她。他回忆说，战争结束后，当他能够看到他同西方官员秘密会晤的记录时，发现其中只字不提他告诉这些官员有关波兰犹太人的情况。诺瓦克称之为“战时不便之事”。他当时说出了人们不想知道的真相。

尽管我们强烈地承诺永远不忘记，但我们知道，在自集中营被解放以来的 60 年中，太多时候世界无视不方便的事实真相，这样就可以不必采取行动，或者行动太晚。

我们今天同意把当代政治问题搁置一边，以本着团结一致的精神反省 60 年前的这些事件。但是，让我们以共同的决心这样做，以便使“永不忘记”这句话具有真正的含义，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抱着这一决心：即便我们可能觉得采取行动太困难，我们至少有义务说出真相。

上星期四，当布什总统开始其第二任期时，他表示坚信，我国的利益不能同其他国家摆脱暴政和压迫的愿望分开来。他说：

“美国的切身利益和我们最深刻的信念现在是一体。从我们建国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宣告，地球上的每一个男男女女均享有权利、尊严以及

无与伦比的价值……世世代代以来，我们宣布自治的至关重要性，因为没有人适合做主子，没有人注定是奴隶。推广这些理想……是我们的先辈辉煌的成就……也是我们时代的召唤。”

美国人仍然致力于同所有善意的国家一道努力减轻我们时代的痛苦。我们仍然希望，当后代人回顾这个时代时，他们将看到我们致力于履行在人对同类的残忍行径废墟上产生的承诺：永远不再发生。

永远不再发生，并且永世不忘。我们必须牢记；我们必须继续谈论说不上出口的事情。因此，我们赞扬联合国举行这一纪念大屠杀活动，这符合其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许能够帮助避免这种残忍行径和与之共存的战争。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森堡代表、卢森堡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让·阿塞尔伯恩先生阁下代表欧洲联盟发言。

**阿塞伯恩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有些地方和事件永远不会在历史中消失。它们永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比肯·威尔森集中营、特雷布林卡集中营以及其他死亡营就是这种永不消失的具有象征性的地方。它们是人类道德良心中永不愈合的伤口。正是在这些集中营的纳粹死亡工厂中，蓄意地、有计划地和有组织地消灭了数百万人。在那里，被羞辱的经历和否定人性的做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埃利·维泽尔直言不讳地说：“凶手到那里去杀人，受害者到那里去死”。我们应该永远缅怀这些男男女女，这些儿童，他们是野蛮行为和仇恨的受害者，他们由于种族或宗教、政治信仰或国籍而遭到迫害。他们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的遭遇难以描述。留给我们的是牢记这一切的义务和这一极为重要的道德呼吁：“永远不再发生！”

然而，缅怀受害者也给我们带来另一项义务——努力理解一系列前因后果。把数百万人推向死亡的可怕逻辑在 60 年之后仍然令我们无法理解。只有像这样

研究历史事实才会使我们能够从集中营苦难经历中吸取道义和政治教训，以防止这种苦难再次发生。正如乔治·桑塔亚纳在他的著名格言中提醒我们的那样，那些不能记住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探索以这样一种无情的、盲目的方式攻击欧洲犹太人的纳粹浩劫的原因，并且探索灭绝的欲望（其受害者仍然是其他男男女女）的原因，就是谴责以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为基础的仇恨和排斥思想。不幸的是，我们大家知道，当今这些思想仍然有拙劣的鼓吹者。

缅怀的责任还涉及一种特别教育年轻一代的义务。这意味着不仅是一种道义责任，而且是一种我们不能推卸的最高公民责任。

想到值此纪念解放集中营 60 周年之际，我今天代表欧洲联盟在联合国发言，我感到万分激动。这是一个向这些死亡工厂的无数有名和无名的受害者表示敬意的机会。这也是一个怀着感激之情赞扬盟军的机会。60 年前，他们结束了纳粹噩梦，并且使极少数集中营幸存者获得解放。

本次纪念会议在联合国举行，似乎是极为恰当的，本组织诞生于战争的灰烬之中，其《宪章》的序言谈到了人类难以陈述的痛苦。《宪章》宣告了一种更公平和更和平的世界秩序的出现，它基于对人权和国际法律的尊重，以我们从 60 年前聚会旧金山的预言家们那里继承的各种国际体制为其组织结构，他们创立了联合国，至今仍然是全人类灵感和希望之源。

两项非凡的文件，即分别于 1948 年 12 月 9 日和 10 日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表达了深深根植于人性之中的同样的远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欧洲也很快按照同样的方针展开了其尝试。从根本上来讲，欧洲的工作当时是而且仍然是和平的工作，用 1951 年《巴黎条约》的话来说，就是争取

“融合（缔约国）的主要利益而取代古老的对抗；通过成立一个经济共同体而奠定长期以来由于血腥冲突而被分裂的各国人民之间的更广

泛和更深刻的共同体的基础；并奠定指导从此以后的共同命运的机构的基础”。

因此，联合国和欧洲联盟除其他外，还是从集中营和战争的深刻伤痛经历中吸取教训的尝试。

必须保持这些崇高的愿望，并使之适应于我们时代的特别需要。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职责和我们的承诺。考虑到这一点，我刚才所引用的警句“不要再有”决不能限于仅仅是一种无论是多么有力的道德劝诫。它必须始终是在阐明和积极颁布我们必须执行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方面对我们行为的指南。所以，在我们针对从死亡集中营的受害者那里接过来的无声但却是雄辩的证词采取态度真诚的行动中，记忆将会变为积极的怀念。

让我们注意诗人保罗·艾吕雅警告，他提醒我们如果这些受害者的声音消失的话，我们就将消亡。我们要向世人表明，我们是不会辜负这一重要的遗训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意大利参议院议长马塞罗·佩拉先生阁下发言。

**佩拉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在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上，我们承担着很多义务。这些义务不胜枚举，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肩上。

我们有义务说出真相。大屠杀不是想象、宣传或狡辩的产物。大屠杀是悲惨的、绝无仅有的历史事实。那些对此否认、低估或试图修改者，不过是在犯下另一项罪行。

我们有义务怀念和悼念被毒气熏死、受折磨、受饥饿以及被迫以最羞辱的方式死亡的数百万人。

我们有义务懂得：欧洲在其文明的巅峰时代怎可能犯下这种罪行？纳粹德国、法西斯的意大利、通敌卖国的法国以及很多其他国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或在不同的程度上对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负有责任？我们不能把这种责任归咎于一国人民突然的疯狂。当所

有的国家都变得疯狂时，是因为人民受到了暴力意识形态和虚假神话的洗脑。

大屠杀并非凭空产生。文化以诸如掌握权力的意志、“超人”、阴谋和种族优越等邪恶的想法为其铺平道路。政治则为其提供了合法性。纳粹制度则补充了所有的一切：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旨在剥夺整个一类人的特征和存在。

我们有义务对每个人——任何人——的尊严的根本价值做出承诺，欧洲从其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根源中懂得了这一价值，在宗教战争中为其作战，而当受制于一种思想时却失去了这一价值，这一思想即个人是没有价值的，被当作单独的道德臣民的自主要受制于大众和国家的命运。

我们有义务传授、传播、捍卫和鼓励自由、容忍、尊重和团结的原则，这些是对付任何一种歧视的最佳手段。我们有义务进行抗争，为那些成为这种大会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的自由与民主的规则和理想而战，反对那些否认这些规则和理想者。

最后，我们有义务承认反犹主义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今天，它还借助于这种常常在以色列和犹太国家、以色列及其各级政府、犹太复国主义和亲犹太主义之间做出的用心险恶的区分。或者当犹太人所领导的争取生命的斗争被说成是“国家恐怖主义”时，就突然出现。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大屠杀会不会再发生？理智地讲，它不会发生。欧洲的极权主义已经让位于民主；我们的各个社会和公民享有程度空前的自由；公民权利受到我们的宪法和盟约的保障。然而，我们必须对新的危险保持警惕。

作为意大利人，我要着重谈到欧洲和西方。尽管我们的文明在经济繁荣和社会正义方面成长，却表现出在应付基于原教旨主义和狂热主义的宗教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重新出现所构成的威胁方面行动迟缓和软弱。今天的欧洲有一种道德压力之感，正经历着



一场特征危机。它受到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多文化主义、和平主义、反全球主义的影响。

因此，我们对如下事实并不应该感到惊奇，即在最近一次欧洲民意调查中，接受调查人的60%将以色列——仅次于美国——列为对世界和平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之一，或者欧洲还没有能够在其立宪条约中提到其犹太——基督教根源。

这是令人惋惜的状态。也是很危险的状态，因为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根源失去信念，并歪曲我们的特征，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核心价值不如他人的价值，如果我们开始认为捍卫这些价值的代价过于高昂，或者如果我们屈服于恐吓或恐惧，那么我们在抵御持续毒害我们的反犹太种族主义手段方面不会多于我们抵御使和平共处受到威胁的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种族歧视的手段。相反，如果我们在载于许多国际宪章中的基本人权问题上达成共识，如果我们使用这些基本人权作为各文化和各文明应该尊重的标准，如果我们不惧怕暴君并让他们不能得逞，那么我们就不会再遭受这些暴行，我们将不会面对类似的暴行。

已经采取许多措施。在意大利，我们已经通过禁止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法案；我们已在议会通过决议；我们建立了纳粹浩劫国家纪念日，我们每年都在我们的机关和学校中纪念这一天。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为挑战是艰巨的，利害关系是严峻的。

60年前，当奥斯维辛和其他纳粹集中营开始建立起来时，欧洲和整个文明社会认识到，他们对此视而不见并感到内疚，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远见，没有在正确的时刻拿出勇气，没有采取适当行动。今天，我们必须反过来。现在是看我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想要去做，我们就能实现。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德国联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先生阁下发言。

**约施科·费希尔先生(德国)(以德语法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名称代表纳粹浩劫——20世纪反对人类的最高罪行。

1945年1月24日，即整整60年前，奥斯维辛的德国党卫军刽子手们疯狂地企图消除他们数百万谋杀证据。档案被焚烧，毒气室被炸掉，烧人炉被摧毁。无数精疲力尽的被拘押者被押着走向西方的死亡之路，其中许多人没有生还。1945年1月27日抵达集中营的苏联部队挫败了纳粹当局想要将反对人类的严重罪行从世界人们的眼前掩饰过去的企图。

奥斯维辛的解放并不令人感到高兴或胜利，因为对于几乎所有被运往那里的人们来说它来得太迟。苏联士兵只找到7 000多幸存者。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那地球上的地狱。他们的获救掺杂着确知那些不再能被拯救的无数人们所遭受的可怕命运。

幸存者之一——普里莫·列维是这样描述士兵们抵达恐怖地点后的不安情况的：

“他们没有向我们打招呼，他们也没有笑容；他们似乎很压抑，不仅是因为出于同情心，而且是出于困惑，使得他们一言不发，两眼紧盯死亡现场。”

从西方向德国推进的美国和英国部队同样碰到了他们所解放了的集中营的可怕犯罪行为。塞缪尔·皮萨尔幸免马伊达内克、奥斯维辛和达豪等浩劫，他是被美国部队解救出来的。他最近在华盛顿邮报上对自己的经历做了令人感慨的描述。

上百万人成为纳粹血腥计划的野蛮大屠杀的受害人：首先是犹太人，同时还有辛提人和罗姆人、同性恋者、被绑架者、战俘、持不同政见人士和许多来自整个欧洲的其他人。在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索比布尔、马伊达内克和其它死亡集中营，在德国人的命令和手下他们遭受了野蛮的酷刑和谋杀，主要手段是通过强劳或精神医疗试验、处决和被毒气毒死。

甚至今天，灾难发生的 60 年之后，依然难以找到形容受害人的苦难、痛苦和受辱的适当词汇。今年，我们向国家社会主义恐怖政权的全体受害人谨表敬意，我们为他们而鞠躬哀悼。

奥斯维辛最为恐惧地体现了一个被种族疯狂麻痹的制度。纳粹德国的种族意识还导致它对波兰和苏联展开了一场灭绝性的罪恶战争，给那里的人民带来难以言状的痛苦。奥斯维辛在人类历史上将作为对人类的藐视以及种族灭绝的象征而存在，它特别会作为这样一种象征而存在于历史和我国人民的记忆之中。奥斯维辛还包括可怕的纳粹计划，即在现代化的灭绝机器协助下彻底消除德国和欧洲犹太人。它使得 600 万犹太男女老幼付出生命。

艾利·威塞尔曾经将对犹太儿童的屠杀以及对未来的破坏描述为最严重的犯罪：

“他们总是首批被送往死亡。如果我要开始背诵他们的名字，莫伊施雷一家、捷科尔一家、索德雷一家，我必须在这里站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

这一野蛮罪行将永远作为德国历史的一部分。对于我国来说，它代表着一个绝对的道德警告，一种对所有文明事务的空前无比的剥夺。新生的民主德国已经作出自己的结论。对奥斯维辛的历史和道义责任已在我们身上留有无法磨灭的烙印。1949 年，民主德国将人类尊严不可侵犯作为其宪法的基石。我们在基本法第 1 条中写道：

“人类尊严绝不能践踏。尊重和保护人类尊严将是所有国家权力的职责。”

正是对纳粹浩劫的责任导致德国对以色列国承担其特殊的义务。前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曾经请以色列议会原谅德国人给犹太人所带来的无以言状的痛苦。他这样做是

“为了我本人和我们这一代人，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一代的下一代，我希望看到他们的未来与以色列下一代人的未来同在”。

就我们而言，德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总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以色列国的生存权及其公民的安全将永远是德国外交政策中不容谈判的固有内容。以色列可以永远以此为依托。

今年，我们即将庆祝以色列和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四十周年。今天，以色列把我们视为可靠的伙伴，这个事实决没有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也使我们充满深厚的感激之情。

我们的过去使得我们有义务消除和打击各种形式的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不宽容行为。因此，我们在有人因其信仰而受到侮辱、攻击或伤害时，决不能坐视不管。我们决不能在犹太教堂受到破坏或玷污时置若罔闻。我们也决不能在恶毒的反犹太宣传面前保持沉默。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并通过充分利用法律力量，打击反犹太主义的威胁。

总之，犹太公民及其社区在国内是否感到安全舒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国民主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特别在我国，我们每天都必须问这个问题，并作出肯定的答复。

通过团结起来密切合作来建立信任和实现和解、也是欧洲对纳粹浩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怖作出的回应。因此，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自 2004 年 5 月以来，我们成了我国东部邻国特别是波兰的欧洲联盟伙伴，欧洲联盟的团结日趋密切。

60 年前，联合国是在国家社会主义滔天罪行发生后成立的。因此，我们今天共同来到联合国总部这里，缅怀纳粹对欧洲犹太人所犯灭绝种族罪的受害者。

特别因为战争和纳粹独裁的可怕经历，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在《联合国宪章》序言一开头就对基本自由和人类尊严与价值作出承诺。防止灭绝种族这个“决不容重演”的响亮呼声就是联合国的核心存在理由。

恰恰因为灭绝种族从来都不是在完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发生，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打击其各种先兆。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战争、内战和侵犯人权行为，

反对专制主义思想、仇恨宣传和对暴力的赞颂。这是我们的义务。

为了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必须进行有效的多边合作。联合国是唯一适合承担防止灭绝种族工作并就此获得合法性的组织。这就是我的坚定信念。毕竟任何其他组织都不拥有预防冲突和保护人权方面如此丰富的经验。因此，在此领域进一步加强这个世界性组织乃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之一。我们的历史使得我们义不容辞。

集中营解放六十年后，幸存者人数每天都在减少。任何档案、电影或历史书都不会像他们亲身讲述那样有效再现其痛苦经历。我们可以听到受害者的讲述，但负有向今后世代转述其故事的责任。

我们要在和平和相互尊重中共同生活，就决不能忘记人类可能作出的野蛮行径。毕竟，如 1985 年 5 月 8 日前联邦总统里察德·万魏察克讲话所述，

“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就是无视当前。任何人凡拒绝记住暴虐者都可能重新遭遇被感染的危险。”

纳粹浩劫会在 20 世纪欧洲腹地假德国人之手发生，这个事实必须不断提醒人们，不能把一个开明、宽容和开放的社会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每天致力于确保保持社会活力。对被害者的缅怀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屠杀集中营幸存者的痛苦，将促使我们致力于这一共同目标。我们必须共同期盼实现这一目标。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巴尼耶先生阁下发言。

**巴尼耶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六十年前，当盟军逼近德意志帝国时，集中营的惊人发现给战争的恐惧雪上加霜。布赖恩·厄克特关于贝尔森的发言使我们极为生动地看到当时的情况。同他一样，凡是当时看到幸存者的炽热目光、发现堆积如山骨瘦如柴的尸体、目睹解放对其来得太晚者令人心碎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人，都对这种不可思议和不堪言状的景象留下终身印象。

纳粹政权自 1933 年上台伊始就建立了残酷和不可饶恕的镇压系统。随着欧洲越来越多的地方屈服于希特勒的机器，受难地点清单就越来越长：贝尔热茨：600 000 人死亡；索比布尔：250 000 人；在格雷梅克先生早些时候谈及的马伊达内克：230 000 人；特雷比尼卡：800 000 人；奥茨维奇：100 多万人。

在这些死亡地点中，第一批受害者是德国人：政治对手、工会领袖和知识分子。犹太人特别受到怀恨，从一开始就受到特殊待遇，被定为“不宜返回者”。90%的德国犹太人都被消灭。纳粹粉碎了一切抵抗：玷污“德国血统”的病号和残疾者，数以千计的罗姆人和同性恋被去除生育能力，儿童和老人也被大火吞噬。

占领欧洲后，野蛮行径甚至遍及更广。逃离德国和受奴役国家的犹太人在其中许多国家的部分国家机关合作下，受到追捕、拘留并被处死。

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正如 1995 年 7 月希拉克总统在 Vel d'Hiv 讲话中庄严阐明的那样，“法国人民和法国政府罪恶愚蠢地协助了占领者”。为了对这种背叛行为作出反应，抵抗运动响应夏尔·戴高乐的呼吁奋然而起，同时，模范公民们——“正义者”——则猜到了等待被驱逐者的命运，藏匿和拯救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这些地下战士和无名英雄后来也受到追捕，他们即使没有死于酷刑或被行刑队枪决，也被押上火车而消失在“夜雾”之中。

纳粹事业谋求否定人类。“劣等种族”注定要消亡。除了系统野蛮行径的恐怖外，纳粹又以“最后解决”方式灭绝种族。集中营的解放结束了这种无以伦比的煎熬，同时也恢复了活着和死去的被驱逐者的身份及其作人的尊严。

我们联合国诞生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其地理范围以及造成可怕的 5 500 万多数为平民的生命损失是空前的，而且其种族灭绝的性质是独特的。但是，团结起来反对这一暴行的国家取得了胜利。通过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它们保证使世界免遭又一次这样的浩劫。

在已经兑现的希望和履行的承诺中，我愿首先提到在国际法领域里取得的巨大进展：已经规定合法使用武力的条件，人权得到《世界宣言》的承认。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一文本主要启发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热内·卡辛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位严重受伤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从一开始就是抵抗运动的成员。

在一个蔑视欧洲向世界贡献的所有伟大文化的政权所走的疯狂弯路之后，约施卡·菲舍尔提到的民主典范、战后立即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令人感到振奋的第二个理由。一片废墟的欧洲能够走上团结，也就是和平之路。自 1950 年以来，这一和平希望从未破灭。沿着这条道路取得的进展今天正在继续。

最后，根据大会的决定并且由于先锋创始者们的勇气和力量，纳粹分子企图消灭的犹太人民得以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的国家。

但是，60 年来，全世界有多少承诺没有兑现？有多少保证没有履行？有多少男女老幼在柬埔寨、卢旺达、巴尔干和其他地方被屠杀？有多少权利遭到践踏？

但愿这次纪念会议提醒我们各国在加入本组织时作出的每一项保证，并坚持《宪章》的原则：

“欲免后世再遭……战祸，重申……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之信念，……确立立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

法国同其所有欧洲伙伴一道，坚决支持召开给大会带来荣誉的本次特别会议的想法。因为，解放集中营就是解放全人类；并且全人类应当记住这一切并保持警惕。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的事，这就是我们许多人星期四在奥斯维辛将做的事。

全人类都一样必须保持警惕。保持警惕是纳粹分子有系统屠杀的无数人民的记忆留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和严防所有仍然胆敢否认这一罪行

的人，警惕并一丝不苟地严防反犹太主义和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

最后，我要引证一位德国牧师的话，他被其他德国人流放了七年。马丁·尼姆勒用几行散文提醒我们极权主义可能把我们带到哪里。他写道：

“他们先来抓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然后来抓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然后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然后他们来抓我——这时没有人留下来为我说话了。”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正如维塞尔教授刚才提到，在出现迫害犹太人的最初迹象时——当纳粹浩劫的最初预兆出现时，当时有多少人挺身反抗？有多少人发言反对？牢记的责任今天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使我们保证提高警惕，但首先使我们保证采取行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外交部长皮埃尔·斯图尔特·佩蒂格鲁先生阁下发言。

**佩蒂格鲁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们怀着极大的悲痛来到这里，向这个伟大的大会中世界各国的代表发言。因为这是我国政府和我的所有加拿大公民同胞们深感悲伤的庄严场合。

因为，事实上，我们今天不应该在这里。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我们不应纪念 600 万人遭到谋杀。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60 年前的今天，我们的父辈痛苦地发现了这一点。

几天后，我们将在奥斯维辛纪念纳粹恐怖的受害者获得解放。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屠杀的幸存者年岁已高，现在人数更少。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也不会忘记死去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到这里来阐述和伸张一个概念，即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我们历史中这一黑暗的篇章，因为我们绝不能重复我们人类集体历史中的这一篇章。



我们加拿大人对我们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并协助解放受害者感到骄傲。我们对犹太人社区，包括大屠杀幸存者，所作的贡献感到骄傲，这使加拿大更加强大、更加繁荣和更加多样化，并且加拿大人更加相互尊重。

但是，如果说解放奥斯维辛标志着大屠杀开始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导致大屠杀的罪恶的结束。因为，今天甚至在尊重别人是一种价值的加拿大这样的社会中，世界社会面临新的仇恨威胁，我们必须认为这是对我们价值的挑战。我们比以往更加重申我们包容性的共同价值，并且我们必须坚决拒绝所有形式的仇恨。

冷血和有系统谋杀数百万人民，其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这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之一。一位著名美国作家曾经说道：“当你身在其中时，历史从来不像历史。它始终令人困惑并且是乱糟糟的，它始终让人感到不舒服”。我的朋友们，我们绝不能感到舒服，我们绝不能忘记。

然而，这一罪行怎么会发生的？我认为，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冷漠这一最大的罪恶。它是恐惧和不容忍的孳生地。今天，我们希望认为罪恶是以鲜明和黑白分明的颜色描绘的。但是，罪恶也可以是平庸、险恶——几乎是平淡无味的。因为，正如艾德蒙德·伯克写道，罪恶要取得成功只需好人袖手旁观。

#### （以法语发言）

此外，我们认识罪恶并在针对别人的仇恨面前同我们自己的冷漠作斗争的能力需要我们具备最大的勇气和最强的洞察力。遗憾的是，我们文明在这两方面继续过不了关。自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以来，世界上又发生了许多危害人类同胞的暴行，例如，在柬埔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卢旺达、达尔富尔发生的暴行，这种在冷漠中发生的悲剧有一长串清单。

集体安全概念必然意味着集体责任概念。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漠视仇恨罪行的行为开脱。因此，我们主张建立国际刑事法院，制订禁止灭绝种族

罪行公约等法律文书。也正因为如此，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先生于去年9月在这个讲台上向大会提出了保护责任概念。各国必须保护其人民。反对漠视是这项原则的核心内容，也是本组织创始原则之一。

去年，秘书长指出：

“‘联合国’这个名称被用来形容终结这个野蛮政权的联盟，本组织正是在世界刚刚发现集中营和死亡营全部恐怖真相之后建立的。因此，可以说，联合国是在大屠杀灰烬之上建立的。如果人权纲领不涉及反犹太主义问题，那就违背了历史。”

为了改变历史进程，为了保证所有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为了保护弱者和制约强者，我们必须首先消除人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倾向。我们只有联合努力，消除我们自己根深蒂固的漠视态度，才可能消除这种倾向。

在我们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立即看到和听到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天底下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已经成为口头禅。然而，没有人可以用这个说法形容像大屠杀这样的罪行。如此可怕和令人发指的罪行将遗臭万年。这些罪行告诫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漠视不容行为和罪恶。

#### （以英语发言）

我相信，我们不会辜负我们前人的期望，我们可以建设一个比较安全、繁荣、慷慨和有尊严的世界。在这个纪念年里，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过去中找到启示，在我们的集体未来中发现机遇。

这次纪念活动是一个庄严时刻，但这并不是一个接受或者冷漠的时刻。相反，我们必须再次下定决心，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一个更强大的联合国。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巴尼耶刚才引用了马丁·尼默勒牧师的话，我们纪念马丁·尼默勒牧师和600万死难者，让我们向仇恨和冷漠共同发出巨大吼声：“决不会再发生！决不会再发生！”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面请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瓦尔唐·奥斯卡尼扬先生阁下发言。

**奥斯卡尼扬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以亚美尼亚人民和政府的名义，并且以灭绝种族罪行幸存者后代的个人名义，来到这里，与其他幸存者以及刽子手和受害者的后代一道，参加这次纪念活动。我还有责任敦促我们所有人，无论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无论在政治上造成多大的不便，我们必须随时更有效地反击任何地方出现的灭绝种族威胁。

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确实值得纪念。但是，在参加纪念活动时，在每次提到“奥斯威辛”时，我们都不得不反思：回顾，环视，深刻地反省自己。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之后，一位记者想到一次事件竟然造成如此重大伤亡，写道“我们都是美国人”。同情、声援、焦虑和愤怒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但是，奥斯威辛及其恐怖惨绝人寰，它是死亡技术的代名词，令人不安的是，它将追求有效率和有效力的组织作为寻常之事，对于所有这些，我们感受更加深刻和强烈。

在奥斯威辛之后，我们都是犹太人；我们都是吉卜赛人；对某个地方的某个人而言，我们都是不合适的、异常的和不受欢迎的。在奥斯威辛之后，人类的良心不可能保持不变。人类对男人、妇女、儿童和老人采取的无人性行动不再是一种没有名称、没有形象、无法描述的概念。奥斯威辛是历史——我们在奥斯威辛之前和之后的集体历史——上所有大大小小奥斯威辛事件的罪恶象征。

仅仅在 20 世纪，就发生了 15 起灭绝种族罪行，其受害者都见证过各个耻辱之地。法国人所说的“*les lieux infâmes de mémoire*”（耻辱之地）到处可见。这是恐怖之地，杀戮之地，大屠杀之地，滥杀属于某个社会、团体、种族或宗教的人士之地。对亚美尼亚人而言，代尔祖尔沙漠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对柬埔寨人而言，杀人场就是这样的地方；对 21 世纪儿童而言，这个地方是达尔富尔；对犹太人、波兰人和我们

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长的其他人而言，这个地方就是奥斯威辛。

就像我们曾经是、现在是或者将来可能是受害者一样，我们所有人都曾经有、现在都有或者将来可能都有责任。必须让那些曾经目睹并且干过无法想象的勾当、而又有勇气、涵养和度量承认其错误和罪行的人参与我们的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必要的集体政治意愿，才能够表达这种意愿。

乍听起来，或者，为了打消这种想法，某些人会说，这是非常幼稚、不现实或不切实际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灭绝种族罪行并不是个人的疯狂行为，并不是个人犯罪、采取罪恶行动或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灭绝种族罪行是国家行为，国家的职能要求它通过国家组织和机构采取行动。因此，这并不是呼吁改革人类；这是呼吁有意识地考虑我们各国家机构和国际机构必须发挥的作用，从而保证，任何人都不能幻想在犯罪之后不受惩罚。

人们或许以为，奥斯威辛后，谁也没有权利再对世上所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作为一个亚美尼亚人，我知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鸦雀无声害人。强烈的谴责和毫不含糊的悔恨都不能减轻记忆的痛苦。世界鸦雀无声，但我们必须站出来。受害者应该得到宣泄、社会需要得到的宣泄，才能得到医治，继续前进，这要求我们国际社会在联合国见证和明确事实真相，揭开困惑、双重标准和政治权宜的遮掩。

海啸灾难后，我们现在痛苦地面临困境。一方面，国际多边反应十分迅速、非常慷慨、毫无歧视。但是，如果把它同发生在非洲的另一场悲剧相比，大家清楚地看到，在达尔富尔问题上，除一般谴责外，没有任何行动追究和惩罚迫害者。当然，差别在于海啸灾难中没有迫害者。没有人举刀、开枪或按钮释放毒气。

承认和悼念种族灭绝受害者，等于承认有迫害者。但这与揭露迫害者，让他们感到羞辱，劝告或警告他们改邪归正，孤立和惩罚他们，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有人以为这样说未免天真，忽略了政治和利害关

系的强大影响，那么在今天纪念奥斯威辛这一可怕事件的会议上我要问：现在不做，更待何时？

有人已经在会上引用乔治·桑塔亚那给我们的告诫，让我再重复一遍：忘记历史教训的人注定重蹈覆辙。这句话对我有切身意义，因为本民族的命运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犹太民族的命运，本民族曾遭受的灭顶之灾，从广义上说，是一个不祥的先兆。希特勒使犹太民族和亚美尼亚民族的命运永远联系在一起。希特勒在入侵波兰前两天说，“今天谁还提亚美尼亚民族的灭亡？”

希特勒这句玩世不恭的话，醒目地展示在华盛顿纳粹大屠杀纪念馆中，因为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第三方在防止种族灭绝和牢记历史教训方面可起的作用。种族灭绝是政府与人民之间契约破产的表现。在种族灭绝过程中，除第三方可发挥的重要作用外，政府与人民之间再无约束。今天我们在此开会，是因为60年前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斯威辛。今天我能来参加会议是因为90年前阿拉伯人接纳了被放逐的亚美尼亚人。第三方确实可以发挥作用，决定生死。他们必须作出拒绝不符合任何民族实体利益，更不符合我们人类国际利益的政策和行为的强有力声明。

但是，邻国和善意者虽然可以帮助预防和纪念，但是他们帮助当事方超越与和解的能力非常有限。这必须由当事方自己完成。首先，受害者必须有勇气胆魄站出来；迫害者必须找到人格与善良的力量智慧，克服已经显露的内在邪恶的历史，拒绝、否定或停止恶行、恶意及后果与其策划者和执行者。

奥斯威辛是仇恨、冷漠与灭绝人性最丑恶的表现。今天在这里纪念奥斯威辛及其令人发指的宗旨，是真正实现“永不重蹈覆辙”口号的重要一步。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外交部长伊琳卡·米特雷瓦夫人阁下发言。

**米特雷瓦夫人（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在我们群情激动，沉痛纪念纳粹思想造

成的恐怖灾难，全世界悼念和纪念纳粹集中营受害者的今天，首先让我再次重申，马其顿共和国支持召开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特别会议。

最后一批幸存者作证后，21世纪对纳粹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是什么？国际社会包括我们所有各国及后代，决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600万犹太人和其他许多人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纳粹大屠杀是以宗教和种族排斥为基础，完全无视人类文明尊严政策的一个黑暗例子，愚昧造成数百万无辜人民因为不同而亡。

因此，我们有道德责任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承诺决不让这种罪恶重演。今天是一个纪念和沉思的日子，我们大家都应该向那些挺身而出反抗那种政策，为自由献出自己生命的人致敬。今天我们应该纪念那些生还者，他们向我们传输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并把它们植入我们的集体记忆，为后代发出强力警告。幸存者不忘解放他们的人，这些解放者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他们将流芳百世。

马其顿共和国及其历史悠久的多族裔社会曾遭受巨大损失，其犹太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死亡营中丧失殆尽。虽然马其顿人尽力保护自己的犹太邻居，有时候甚至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但在1943年，7200人——占马其顿犹太人98%——被纳粹占领军驱逐到特列布林卡死亡营，并遭到杀害。

马其顿缅怀其大屠杀的受害者，并通过开展各项活动来促进对这些受害者的悼念。其中之中是设立大屠杀受害者悼念中心，该中心的建设工程将于今年正式开工。每年3月11日，马其顿举国悼念马其顿犹太人在被驱赶上死亡列车时最后一次回头眺望祖国。

我们要扪心自问，人类是否已经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我们仍必须每天都问我们自己这一问题。我们建立联合国是回了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惧，这是一场给人类带来无穷无尽悲痛的战争。我们已经确立了保护人权的国际责任的原则；我们已经规定了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条件。我们承诺力行宽容并相互



了解，以及尊重分歧。但不幸的是，新型的种族灭绝不幸事例仍然存在。

我们必须承认，国际社会方面没有作出及时反应。我们的确设立一些法院审判这些暴行，但这确实是不够的，难道它是惟一适当的反应吗？

因此，这一庄严的特别会议应该不仅仅成为一次纪念和反省的会议。人们期望更加有力地推动精简旨在推行负责的多边主义的联合国机制，以期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案件作出迅速、有效和适当的反应。

这一纪念活动应鼓励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对《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坚定承诺。我们必须继续捍卫我们共同商定的价值观。这将成为我们缅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并赞扬那些为和平、自由、民主和人的尊严而斗争的人的最佳办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皇家大律师布朗斯通勋爵詹纳发言。

**詹纳勋爵（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纳粹杀害了我们家族在卢森堡和立陶宛的所有成员，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我的直系家人则颇为幸运，因为我们是英国人，生活在英国，而且我现在非常荣幸和骄傲地在此代表曾孤身抗击纳粹的英国政府、英国议会和英国全国发言。

1946年我曾是在英国莱茵军团的军人。在英国军队解放贝尔森集中营两周年之际，我参加了在大片坟墓边举行的一个仪式，并首次感到纳粹杀人机器的真正恐怖。我不久成为英国莱茵军团中的战争罪调查员。所以我知道，今天，无论我们是哪一国的国民，我们都必须确保后代汲取这些教训，汲取大屠杀的教训，从大屠杀历史中汲取教训，无论种族灭绝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和出现时，都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制止这种行为。

今天，我们庆祝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该集中营是令人最为痛切和厌恶的纳粹邪恶象征。今

天，正如秘书长曾雄辩指出那样，我们记得所有遭受杀害的人：有犹太人，是的，还有罗姆人；有身心受到损害的人；有同性恋者；有政治犯——是纳粹在，是的，奥斯威辛，以及在，是的，贝尔森，以及在，是的，盟军解放的数十座集中营被杀害的数百万人。但我们还记得像我家族中的那些人，例如那些在自己的城镇和乡村，在自己的家中及在自己的宗教场所受到屠杀的人。

纳粹试图灭绝那些他们视为劣等的男男女女、儿童和婴儿。虽然他们灭绝了数百万人，但他们的邪恶并没有随着那些人受到杀害而终止。他们使幸存者及其家人饱受创伤的生活陷入悲剧。在痛苦地过了许多年后，国际社会才意识到我们必须教育后代勿忘这一切。我们今天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尽我们的所有力量使人们由衷和永远地缅怀受害者及其家人。许多国家正在有效开展工作来纪念这一切。

1998年，不列颠与其他一些地方一起成立了大屠杀历史教育、纪念和研究国际合作工作组。这一工作组现有20个成员国。大家都支持《2000年斯德哥尔摩大屠杀问题国际论坛宣言》。我们大家一直通过共同努力来设立和推动大屠杀历史教育、纪念和研究的国家项目。一些在铭记大屠杀历史事实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传统的国家也已经汲取了英国和其他地方在提高公众对这些悲剧认识方面的经验。

大屠杀曾是一项人类闻所未闻的罪行。人类原本不知道它叫什么。今天，大屠杀一词意味着杀戮和大片的坟墓，意味着纳粹残酷杀害他们所鄙视的人。1951年《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为确保该滔天罪行不再受惩罚奠定了法律基础。我们说过，“不再重演”。但具有悲剧意义的是，世界仍在遭受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的邪恶的折磨。国际社会还没有从这一大屠杀中汲取充分教训。所以，联合国全力支持并赞扬今天特别会议的目标。

纳粹战争罪就是杀戮，而杀戮就是战争罪——极其可恶的战争罪和惟有人才犯的罪。1991年，英



国议会通过了《战争罪法》。英国各学校现已将有关大屠杀的教育列为课程内容。

在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英国政府同大屠杀教育信托基金和巴尔干各国政府一起设立了一个开辟通往数百个大屠杀万人坑的道路、绘制万人坑地图和设置路标的项目。这些坟墓中埋葬着那些被纳粹及其当地同盟从家中拉出后残酷屠杀的受害者残缺不全的尸骨。如果我们不进行这一工作，这些尸骨和坟墓就会掩盖在那些土地上的森林中，被人遗忘。

在英国，同在其他国家一样，1月27日本周四的大屠杀纪念日也是奥斯威辛解放周年纪念日。它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全国性重要活动。其目的有两个：第一，纪念在大屠杀悲剧中遭受痛苦和失去生命的那些人，第二，反思应该汲取的教训；记住其他的人类悲剧和

不容忍。非政府组织以及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一直是最积极和最有效力的参与者。

我将从这里返回联合王国，于星期四前往奥斯威辛。在星期四，我将与幸存者相会，将在那个最可怕、最阴森的地方与我国的外交大臣及其他领导人、皇室成员、政治忏悔者和幸存者相会。同一天，我国女王和我国首相将同幸存者及其家人一起在议会的威斯特敏斯特大厅举行庄严的纪念活动。为了未来，我们每个人都将记住过去。

联合王国全力支持和实践本届大会特别会议的宗旨。我们绝不能忘记纳粹集中营的教训。我们绝不能忘记在纳粹沾满鲜血的手中遭受痛苦和失去生命的数百万人的悲惨命运。不，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永远，永远，永远。

下午 1 时 15 分散会